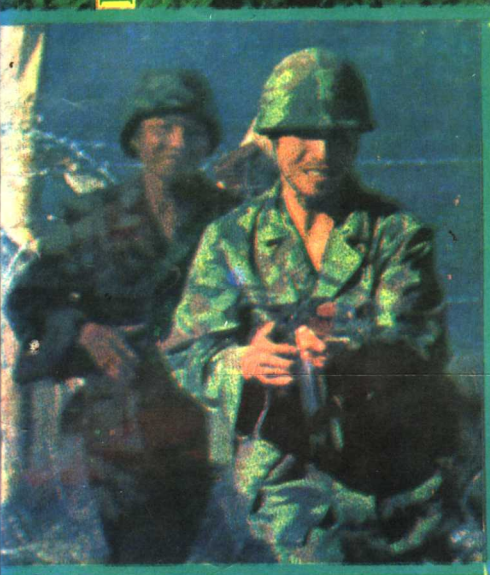


張兵 趙勇民 著

中緬剿匪秘聞

一六〇至六一金三角作戰紀實



黃河出版社



中 緬 剿 匪 秘 闻

1960—1961 金三角作战纪实

张 兵 赵勇民 著

黄 海 出 版 社

1992. ~~济南~~

鲁新登字第 13 号

中緬剿匪秘闻

张兵 赵勇民 著

黄河出版社出版

(济南市大纬二路 325 号 邮编 250002)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书刊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70 千字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0

ISBN7—80558—359—5/I·65 定价:4.20 元

序 为“第一边界”而战

30年过去了。

30年前，随着中缅边境勘界警卫作战枪声的平息，随着中缅两国军队携手进剿“金三角”地区蒋残匪作战的胜利，我们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有了一条由两国政府和人民达成了共识的边界，一条数十年来和平友好的边界，一条一直在走向繁荣昌盛的边界。然而30年来，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很少有人知晓那场战争，那场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缅甸国防军共同进行的为消灭溃逃缅甸的蒋介石集团残兵败将的战争；那场为最后勘定中缅边境2000多公里国界而进行的战争；那场由成千上万的我人民子弟兵用忠诚和勇敢、用厚茧和热汗、用生命和鲜血为边陲人民、也为内地人民，为今人、也为后人争得了千千万万个丽日暖雨、月浩星空的战争。

昆明四季如春，即便是在其他地方炎热难耐的7月，这里也同样气候宜人，雨中甚至有一股凉意。我们正是在这样一个日子走进了一个个作为那场鲜为人知的丛林战争的见证者的家门，也走进了他们那早已空灵、如同秋季旷达天空般的记忆的海，搅起了那许多早已沉淀在他们心底深处的往事，也激起了他们对青壮年时代的追溯和春恋……丁荣昌，原昆明军区副参谋长。这位当年曾是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中方首席军事顾问的老将军，这位曾代表我们共和国的尊严和荣誉与缅方代表数度签署联合作战命令的老将，虽已至耄耋之年，但出语

简约警人：那是我们共和国的第一条……

第一条边界！大概正是这个“第一”，它才格外富有意义。60年代前后曾任中国驻缅甸大使，并在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任中方首席代表的姚仲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新中国诞生后，对外面临着一个突出而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这就是同周边邻国悬而未决的边界纠葛。1957年，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决心以解决中缅边界为开端，逐步解决与其他国家的边界问题。于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边界在频繁的谈判、勘察、签约中诞生了！它促进了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消除了其他邻国对新中国的怀疑和忧虑，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也推进了为新中国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的进程。这是善良勤劳的中国人民愿同一切邻国人民友好相处的诚挚愿望的象征，这是新中国睦邻友好的外交路线的历史见证，这是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与缅甸当时的政府首脑敢于直面历史，正视现实，高瞻远瞩，放眼未来，创造性地进行合作的结果，也是国与国之间公平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的典范和楷模。

然而，这第一条边界不仅诞生在谈判桌上的热烈友好气氛中，而且诞生在战争的烈火硝烟中！李亥生，原某野战军参谋长，中缅边境勘界作战时是一个主力团的团长，战争第二阶段曾率队直捣蒋残匪总部孟白了。关于那次作战，老军人既有热辣辣的回顾，也有沉甸甸的记忆：那是我军第一次走入热带丛林，也是第一次认识热带丛林……

是啊，只有走进热带丛林，才能认识热带丛林。我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几十年革命战争的血奔火突中，为中华民族捧出了一个崭新的共和国。这之后，我军又走入热带丛林

这一特殊的战争地域，为共和国捧出第一段安定祥和的边界，也为尔后的热带丛林作战捧出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我军是怎样走入这热带丛林的，非亲身经历者是无法想象的。

闫贵生，原某师副师长，勘界作战时是某师工兵主任，这位指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工兵部队领导，对“走”有更多的体会：我们在缅北的热带丛林行军打仗，那里是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是齐腰没顶的沼泽烂泥，是刀砍不断的高大芦苇，有咬一口就叫人发疾的恶蚊，有一股股蒋残匪的拦阻袭击……

我军走进了这样的热带丛林，它十分艰难，也格外卓绝。走出了丛林，并不意味着不再回头。后来的军人有过再度走进去的经历。

张化民，原昆明军区副参谋长，60年代中期曾亲自率精兵深入西双版纳，摸索热带丛林的作战训练：勘界作战告诫我军，热带丛林作战确有许多特殊性，编制、装备、战术、技术、保障、供应都与一般地形迥然不同。所以，战后我们又回到了丛林，去进一步认识热带丛林，适应热带丛林。

我们在中缅边境驱车前行，去寻找李弥部将李国辉当年逃向缅甸时跨越过的那条边界小河，去寻找当年昆明军区的前方指挥所，去寻找勘界作战时我军将士出境的小路，试图揭开至今还封闭在发黄的文件堆、隐没在少数亲历者脑海深处的那场鲜为人知的丛林战争的奥秘……

目 录

第一章 苟延残喘的逃缅蒋残匪

1、云南蒙自。兵败淮海、被执昆明但又逃出来的国民党中将司令李弥，对卢汉派来的劝降人员说：我就是退到野人山，也要与共产党周旋到底！……………（1）

2、缅甸、泰国、老挝交界的楠渭赛河畔。李弥从一棵大青树后走了出来：我很赞赏李国辉将军的一句话，台湾弹丸之地，官多将广，不是什么人都能发达；“金三角”天高海阔，正好兴霸立业。……………（9）

3、仰光。缅甸国防部终于达成共识：缅甸是礼仪之邦，要先礼后兵，兵而后礼，多以礼待。……………（14）

4、云南勐海。李弥立马远眺，一时浩气冲天：电告台湾，我三个月反攻云南成功。……………（19）

5、萨尔温江岸边。蒋残匪与进剿的缅军遭遇，邹浩修振臂高呼：生死存亡，在此一举！……………（24）

6、台北。面对拒绝执行联合国决议的逃缅残军，蒋介石大动肝火：娘希匹，全是李弥搞的鬼！……………（31）

7、曼谷。一个风暴雨狂的黄昏，新上任的残军总指挥柳元麟一拉车门：孟板。……………（36）

8、北京。毛泽东主席凌晨批示：派得力人员去有关地区调查情况，千万不可马虎大意。……………（43）

第二章 共同的决策

9、四月春光中，周恩来总理的座机从昆明起飞，“金三角”兰天白云中，缅甸空军战机排列如仪。…………… (50)

10、允景洪。天空碧蓝高远，江水明光闪烁，丁荣昌将军和山友将军共同签署捕歼蒋残匪协议和联合作战命令。

…………… (59)

11、从昆明到勐海，许多老军人又回到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中去了。但无论昆明还是勐海，骄阳依旧，清风依旧，芳草依旧。

…………… (66)

12、昂季将军举起酒杯：胜利是肯定的，没有疑问的，让我们为胜利干杯！…………… (69)

13、在晨鸟啼鸣的林间，在马鹿散步的水边，在蒋残匪们兴高彩烈打篮球的山坡底下，正隐伏着就要扑向晴空的千军万马！…………… (71)

第三章 第一次打击

14、楠垒河与湄公河交汇处，柳元麟摆好了拐杖阵，于是山间铃响马帮行，美元、泰铢滚滚来。…………… (80)

15、缅东北三百公里热带丛林，处处杀声震天；匪一军、匪四军十一个据点，个个硝烟弥漫。…………… (86)

16、他右胸中弹，一个跟呛，但还是举起了卡宾枪。

…………… (107)

17、孟累前线，我追击部队途遇缅寺；长安街头，一辆轿车直奔缅甸驻华使馆。…………… (111)

18、一颗手榴弹在身边爆炸，少将师长蒙宝业猛觉眼前一黑，而且再也没有亮起来。…………… (116)

19、在缅东北崇山峻岭中，有一条看不见的“红线”，它有着亘古以来一直代表着特殊含义。…………… (127)

第四章 驻军缅甸

20、猛然间，一道电鞭通天达地，缅寺里的和尚都跑了出来跪在地上，齐声高叫：菩萨兵！…………… (130)

21、三百年几番虎去狼来，尼赫鲁早有评说：法西斯统治到哪里，野兽的秩序也就随之而来。…………… (142)

22、面对成百上千的士兵住进医院，蒙巴顿将军说：热带疾病是最可怕的敌人。…………… (151)

23、小溪边。突然有几十股水柱朝他们射来，伴随着飞溅的水柱和欢快的呐喊声，一伙壮汉拿着红毯冲了过来：抢婚！…………… (156)

24、北京。新雪初霁，玉树银花。贺龙元帅的办公桌上，那只为人熟知的棕色木质大烟斗正斜躺在一份电报上。…………… (166)

25、仰光。到处是美丽的玫瑰花、大理花、马鞭草花，到处是象征吉祥如意的番樱桃树。…………… (170)

第五章 第二次打击

26、“金三角”，蒋残匪收缩成团，顶住了缅军的进攻。昆明，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说：送人情要早送，要雪里送炭。…………… (179)

27、周围是铁锅般的夜幕，是丛林怪鸟的啼叫和引起莫名疑惧的声响。他们生起火堆，铺着芭蕉叶，盖着海芋叶，枕戈待旦。 (183)

28、孟白了乱作一团，柳元麟下令执行“保山计划”。湄公河弹飞血溅，众匪徒人仰船翻。 (197)

29、周恩来总理指示：如果残匪向老挝逃跑，不得追击！老挝首相富米命令：如果缅军过湄公河，就开枪自卫！
..... (223)

30、他一觉醒来，发现身边躺着个国民党校级军官，高兴得直蹦高：起来，缴枪不杀！ (227)

31、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说：我们到缅甸，不是为了占人家的土地，不是去侵略，而是去帮助朋友，打击共同的敌人。
..... (230)

●尾声 (233)

第一章

苟延残喘的逃缅蒋残匪

1、云南蒙自。兵败淮海、被执昆明但又逃出来的国民党军中将司令李弥对卢汉派来的劝降人员说：我就是退到野人山，也要与共产党周旋到底！

1950年1月19日。

窗外，依旧是云涛翻滚，机下，却已是浩瀚大海了。但李弥仍低头沉思，全然不觉。

从徐蚌会战（淮海战役）起，才一年有余，战局时势已天翻地覆了。长江江防一溃，两广守军如秋叶临风。本指望西南能成为最后的反攻根据地，有朝一日再出川北进，逐鹿中原。不料成都一役，国军几十万人马乱作一团，举手的举手，倒戈的倒戈，降将如毛，降兵如潮，散入深山打游击的也不见了踪影。云南的龙云、卢汉又宣布起义，大陆上似乎没有立足之地了。

时转势移，竟如此急遽，令人惊骇不已。仔细想来，最扼腕痛心的还是徐蚌会战。那一仗打好了，至少保有江南半壁河

山，何来今日之残局？不过，自内战发端，国军一直胜少败多。有人谓屡战屡败，委员长却说屡败屡战。

李弥不觉张了张嘴，左脸上的肌肉跳动了几下。他点燃了一支烟。四年来的坎坎坷坷都一圈一圈地冒了出来。

1945年11月，他率第8军从滇缅抗日战场调往山东，接受日本投降。那时，一色的美械装备，又是胜利之师，何等的气派，何等的豪迈。内战伊始，虽多有不利，常有个把团、营被陈毅吃掉，但无伤大体。两三年过去了，李仙洲完了，张灵甫完了，区寿年也完了，他李弥还是李弥，第8军还是第8军。时艰局危，惨淡经营的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1948年7月，李弥升任第13兵团司令，除籍老底子第8军外，还统驭第9军，第39军，正好一展宏图，为党国立功，11月就碰上了徐蚌会战。

提起徐蚌会战，李弥就一阵阵心痛。黄伯韬榆木脑袋，非要去等从连云港西撤的44军，回撤太慢，被解放军围在碾庄，反倒怨他李弥退得太早。咳！不管谁是谁非，他李弥率第8军、第9军去解救被围的黄伯韬第七兵团，还是尽心尽力了。黄兵团虽终未得救，他13兵却损兵折将数千，不仅对黄问心无愧，就是对委员长也足以交代了。救7兵团未果，退踞徐州。可杜聿明全无斗志，领30万大军却不敢借城一战，结果在陈官庄被解放军团团围住。黄维12兵团被歼，陈官庄更加慌乱。1949年1月10日，13兵团的阵地被解放军全面突破，李弥连忙脱下中将军服，换上负伤士兵的衣服，于暮暗晨昏中溜出战场。尔后，化装平民，假充哑巴，从黄口到济南，由济南往青岛，辗转近月才到南京。

奇耻大辱啊！李弥在心里默默念叨。

“司令，快到海南了，飞机正在降低高度。”副官提醒他。

哦！李弥连忙收住思绪，扔掉烟蒂，把目光投向舷窗。从舷窗向下看去，是湛蓝的南海，海水之清沏，使其更显黝深。航线前方，是翡翠般的海南岛。下午时分，又是大潮过后，在西斜的阳光照耀下，五指山高耸立，树木明绿鲜亮，象一个身着裙装坐在海边戏水的少女，海水长期浸泡退潮后的崖脚又白又亮，象一圈珍珠串成的裙裾花边，令人赏心悦目。李弥为之一振。

着陆后，李弥电告蒋介石：翌日赴台。蒋要他到台湾后即去汇报。当晚，国民党琼崖防卫总司令薛岳的官邸杯盏交错，自有一番酬酢。宴罢归来，李弥却全无睡意，在椰影婆娑的院子里溜达起来。

明日如何向老蒋汇报？他想起了蒋介石在奉化召见他以及那以后的许多变故。

淮海兵败，李弥潜回江南。1949年2月7日，蒋介石在浙江奉化召见他。尽管总统已是李宗仁，但军国大事哪一件不是总裁管着？

饭前餐间，李弥报告了陈官庄突围经过及沿途情形。蒋介石令其重建13兵团，仍任兵团司令兼第8军军长，准备到云南补充整训。

“这个——”临走，蒋介石抬起眼睛，望定李弥说：“云南政局不稳，卢汉不可靠。你到昆明后，要严密注视卢汉动向，时机成熟时改组卢汉政府，由你当省主席。”

赴滇途中，李弥把蒋介石的密嘱悄示幕僚，商量执行办法。副司令长官袁鸿逵（李弥的干哥）说：“国军已成溃堤之水，官兵全无斗志，败局是定了。解放军再南下，四川抵不住，云南更不堪一击，短命的省主席有何干头？我们此去云南，只能同

卢汉精诚合作，别让他倒戈，更不要自己打起来，才是上策。”李弥沉吟良久，点头称是，暂不去考虑如何赶卢汉下台。李弥兵团改称第六编练司令部后，又受命指挥原驻云南的第26军。李弥安排卢汉的旧部为第6编练司令部的副司令、参谋长、副军长等，极力稳住卢汉。对省议会诸多官员，李弥也频繁接触，尽力游说，有一付精诚团结的样子。

没想到，卢汉于1949年12月9日宣布起义，李弥等一帮国民党军头目在昆明被扣。蒋介石闻讯，立即撤了卢汉的职，任命李弥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并令第8军、第26军攻打昆明。困围之中，何能执掌省府大权？李弥一边苦笑一边思谋脱身之计。是时，第8军、第26军攻打昆明日甚，飞机投弹，大炮轰鸣，卢汉大有抵挡不住的样子，拟将李弥放回部队以解围困。李弥立即表示：出城后说服进攻昆明的第8军、第26军向人民投诚，并执意留下妻子龙慧娱作人质。但城中是此一时，出得城来却是彼一时了。李弥想：老子不作倒戈将军！想当初，我从黄埔军校毕业，分到驻南昌的部队当排长，共产党南昌起义时，身为军官教导团团长的朱德向我策反，我都未动摇，只身从江西跑到上海，重回蒋总司令旗下。这次虽又是只身出城，但已不是当年的小排长了。

李弥出城之时，恰逢蒋介石派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汤尧来云南，指挥部队攻打昆明，并宣布发给大洋10万元，允许部队攻进昆明后“自由行动3天”。攻城蒋军气焰大盛，攻城益紧。卢汉的起义部队同昆明市工人、农民、学生一起，在共产党的地方武装桂滇黔边区纵队配合下，展开了英勇的昆明保卫战，但毕竟抵不住数万正规部队的进攻。破城在即之时，刘伯承、邓小平命令在贵州境内的解放军5兵团17军一部支援昆

明。该部昼夜兼程，数日间连克沾益、曲靖、陆良，歼灭国民党第8军一部。昆明战事出现转折。李弥只好与汤尧商议撤回昆明，把滇南的开远、蒙自一带作立足之地，先稳住脚根，再图发展。12月26日，卢汉派人护送李弥的妻子等人到蒙自，再次劝降李弥未果。

1950年1月5日，李弥被蒋介石派飞机从蒙自接到台湾，汇报云南战事。17日，他又奉命飞到西昌，参加胡宗南召开的“固守西昌、保卫西南大陆”军事会议。19日也就是那年的今天早上，李弥乘飞机从西昌返回蒙自时，才发现解放军已攻占蒙自。原来，陈赓将军指挥的解放军第4兵团，由广西入滇，直扑文山、河口、屏边，发起了滇南战投。解放军以每日75—100公里的急行军，迅速封锁了中越边境，攻占了蒙自机场，切断了国民党军的退路。

蒙自既然不能降落，李弥只好辗转海南，再去台湾。时不我予啊！李弥不胜感叹。

“下一步怎么办？”李弥举头问天。椰岛浓密树影里既看不到北极星，也看不到南十字星。

果真英雄末路了？抗日战争时期，李弥任第8军荣誉师长。1941年4月率部增援宜昌，在天皇寺、雨台山与日军苦战，每日击退敌数次冲锋，并用山炮轰击日军宜昌机场，引燃油库，烧毁敌机21架。战地记者大作文章，那时的李弥是何等风光。1944年5月，第8军在滇西反攻战役中攻打松山要地，何应钦的侄子何绍周时任军长，驱兵死搏，连续两个多月未能攻下，是李弥接替何指挥后一举克复松山，全歼日军56师团23联队3000余人。战后，尽管何应钦、陈诚从中阻拦，蒋委员长还是听了美军顾问组组长之言，任命李弥为第8军军长。

发祥之地呵！没有松山之战，何来赫赫陆军中将军兴喟感叹之中，李弥的思绪又回到了滇西。对他来说，滇西可真是块魂牵梦绕的土地。1902年，李弥就出生在云南滇西盈江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小学毕业后就读于清末举人王承漠的私馆。1924年离乡谋生，在广州参加了驻粤滇军，先在第7师师部当勤务兵，因能识文断句，勤奋肯干，被提升为副官，后又保送黄埔，在第四期步兵科第1团第5连学习。

说到滇西，李弥眼前浮现出那峻峭雄伟的山脉，那汹涌奔腾的江河，那富饶美丽的坝子，那不见天日的密林……对！回滇西。滇西是天时、地利、人和。进可以反攻昆明，退可以进入缅甸。委员长在奉化召见时也曾喻示要保住通往缅甸的路线。我李弥就是打到野人山，也要与共产党周旋到底！李弥觉得自己的思路通了，他双手对握，指关节发出啪啪的脆响。

李弥到台湾后，把西昌会议、蒙自失守及留滇蒋军今后去向等情况和打算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获准后，即以第6编练司令部司令的名义，电令副司令官兼第8军军长曹天戈率部在元江南岸设防据守，准备建立滇缅根据地。李弥本人则在台湾暂住了下来。

解放军滇南一战，歼灭国民党军3万多人，曹天戈、汤尧慌忙率残部向滇西方向逃窜，刚到元江北岸，即被解放军追上。第8军先头部队第107师师长孙进贤窜过铁索桥后，不顾后面的汤副司令和曹军长，以及正蜂拥而来的大部队，慌忙下令炸毁了元江之桥，至使解放军一举摧毁了蒋残军主力，生俘了汤尧、曹天戈。

逃过元江的蒋残军有107师、教导师和宪兵团等各一部，共7000余人，此时仍拼命向西逃窜。解放军按照陈赓“敌逃必

追、追必到底”的命令，兵分两路，紧追不舍。右路追至镇沅县的黄草岭和勐统地区，迫使孙进贤率部 2400 余人向解放军投降。南南在墨江歼灭敌宪兵团后，迅速渡过澜沧江，追至西双版纳的峤，又歼灭了国民党残军 1000 余人。与此同时，“边纵”九支队和卢汉起义部队两个团，迫使敌教导师 1000 余人投降。至此，国民党千人以上的部队已基本被歼灭，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散兵游勇了。

就在右路军追至镇沅县，107 师孙进贤师长认为如此西逃，前途堪虑，召集部属商议投降事宜时，黑暗中，一个军人从师部悄悄溜了出来，奔回自己的部队驻地。两小时后，那里有 1000 余人拔营而去。当孙进贤发现时，早已没了踪影。

这个暗中潜出，连夜奔逃的人就是逃缅蒋军的重要人物李国辉。他中等个头，身材精悍，瘦长脸，尖下颌，目光执拗、深沉，时任 107 师 907 团团长的，少将军衔，是个反共死硬分子。李国辉带本部千余人脱离大队后，继续向西逃窜。他们乔扮解放军，沿山间小道疾走，并沿路收容兵勇，扩充力量。但逃至勐省时，又被解放军追上。一场激战，李国辉残部又被歼过半，于是决定向缅甸境内撤退。1950 年 4 月 9 日，李国辉率残部 600 余人到达中缅边界的漫路河，这是一条未勘定的习惯界河，河水小水深。李国辉为渡河逃缅，抢了当地居民的一批独木舟，人马过河后又一把火烧了。老百姓哀哭号求，继而奋起抗争，最后都倒在了血泊和火光之中。

元江之战中幸免灭顶之灾的还有蒋军第 26 军 93 师 278 团。逃过元江后，团长罗伯刚把枪械卖了一些给当地头人、土司，换成金条，自称“赴台汇报”从此不知去向。副团长谭忠率残部向中缅边境逃跑。4 月上旬进入缅境时，手下还有 800 余